

神神 查小欣

近期爆出兩段矚目姊弟戀，廿五歲梁洛施與張艾嘉廿三歲獨子王令塵被報道已拍拖一年，孰真孰假？娛樂圈素有潛規則，如果傳聞是假，當事人若第一時間跳出否認，甚至發聲正聲明澄清；若然傳聞屬真，卻不想高調承認，便係事出有因；另一可能性，是事件尚有發展空間，連當事人也未知結果是或否，回應態度會比較曖昧；要是涉及拍拖，做代言人等商業元素，要保留傳聞餘勢，作為日後宣傳炒作，反應是不置可否。

梁洛施的姊弟戀

這對姊弟戀，可信性有多高？他們之間會出現什麼阻力？何以證實自身魅力而愛結交青春少艾的男人會戀上比自己年長的女性？自周刊封面頭條爆出姊弟戀至今，梁洛施、王令塵以及張艾嘉都未有正式否認戀情，真確度看似甚高，唯一存疑是商業原因，梁洛施接拍由張艾嘉導演的《念念》，有志向電影界發展的王令塵有可能參與幕後工作，三人組成鐵三角合作《念念》，商業味甚重，來一個姊弟戀懸念，留個宣傳後著，不足為奇，但這又不似實事求是的張艾嘉的處理風格。可能亦要顧慮到王梁高調坦認戀情，風頭會蓋過《念念》，記者的焦點只落在梁洛施和王令塵身上，對投資者和兩位男主角老老和何宇倫不公平。

保持戀情像個謎的好處是，兩人可以在無壓狀態下談戀愛，尤其梁洛施身份背景都非一般，愈低調愈少節外生枝的機會。外形上，梁洛施仍少女味十足，跟王令塵頗為合襯，看上去不太姊弟。梁洛施未婚許澤楷誕下三子，男女的父母若是普通人，會難以接受，但張艾嘉是位知性型的女性，在影圈多年，閱歷豐富，思想比較開通，她導演的都是女性電影，故事或多或少會宣示女權，又怎會嫌棄敢作敢為、敢愛敢恨的梁洛施。張艾嘉又是梁洛施的經理人，如果梁洛施確實跟王令塵拍拖，將三人關係繫得更緊，不過也增加了工作成分，感情能否持久，就要看他們能否公私分明。

最賢和最才的妻子

楊絳在錢鍾書逝世後，她在悲痛中沉淪，而是強忍內心的苦痛，旋即投入錢鍾書手稿的整理出版。錢鍾書生前留下大量讀書筆記，他去世後經楊絳反覆整理，歸納出三類：一、外文(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和拉丁文)筆記，共三萬四千多頁；二、中文筆記，數量與外文筆記不相上下；三、日札，讀書心得，共二十三冊，二千多頁，分八百零一則。

錢鍾書做的筆記，溯自一九三六年留學牛津大學開始，迄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筆記手稿，伴隨主人流徙顛沛，不難有殘缺。據楊絳稱，大部分紙張多發黃變脆，有的已模糊破損、字跡難辨。楊絳以極大耐性和細心，一張張輕輕地揭下，再緩緩地抹平，黏補缺損，分類裝訂。錢鍾書的手稿涉獵題材之廣、數量之龐大、內容之豐富，聞所未聞，令人歎為觀止。

天言 楊天命

有人說：「面無善痣」，即任何生在面上的墨痣，全都當作被相論，只會帶來麻煩，但若墨痣生在腳底的話，卻是一種大吉的上相。根據歷史流傳，史上起碼有兩個腳底有痣的舉世輕重大人物，第一個，就是明朝的開國君主朱元璋，第二個則是清代權傾朝野的慈禧太后。前者於年輕時替其舅父洗腳，留意到對方腳下有一痣，舅父立刻興奮地說：「腳踏一星，能管萬馬千軍！」朱元璋隨之道出了令人目瞪口呆的答案：「那我腳踏七星，就可以管天下了！」

惡痣善痣

至於慈禧太后，則傳說曾做過家婢，恰巧又在替主人洗腳之時，發現對方腳底有痣，繼而道出自己腳下也有兩痣這種特徵，令其主人對其刮目相看。一如過去不少天命提及的相學故事，我們確實難以驗證這些傳說的真偽，不過，以相理而論，腳底有痣確實是上相的特徵。其實論墨痣的大原則，其就是「生於隱處者多吉，生於顯處者多凶」，所以墨痣生在腳底這處是視乎墨痣的色澤是否上佳，其中以愈黑或愈赤紅者愈好。相反，也因「生於顯處者多凶」這原則，我們普遍認為「面無善痣」，但其實也要按其位置及色澤而論。我生有黑痣，有一個有趣的個案，那位女生在眼簾上生有黑痣，不過她不閉上眼睛，其痣便不會顯露出來，所以雖然痣在面上，但卻又符合了「生於隱處者多吉」這原則，而她的社會身份，也確是某大機構的管理高層。

至於脫墨能否改變運程呢？我其實不反對這做法，皆因介意自己有墨痣的人，在脫墨後心情也會好些。且說一九二八年，楊絳十七歲，立心要報考清華大學外文系，她起了個大早，卻趕了個晚集，因為清華招收的女生，南方沒有名額，楊絳只得轉投蘇州東吳大學。但是，楊絳地處偏僻，雖然清華沒有名額，她毅然決然去當清華的借讀生。楊絳就是在清華與錢鍾書邂逅上的。楊絳的母親曾說過：阿季的腳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紅絲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華。阿季是楊絳的暱稱。月老存心把楊絳與錢鍾書的手緊緊扣着，一直走到天荒地老。錢鍾書不在的日子裡，楊絳一絲不苟、有條不紊地把錢鍾書的作品一一安排妥當。楊絳實在錢鍾書病重時，一家三口(錢鍾書、楊絳和他們的女兒錢瑗)作的承諾，將錢鍾書和楊絳作品的全部稿費和版權捐贈母校清華大學設立「好讀書」獎學金，以獎掖那些好學上進、成績優秀、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使他們能無後顧之憂地完成學業。

錢家三口對受獎的學生沒有別的要求，只希望他們學成以後，有朝一日能以各種形式報效祖國、回饋社會。一個年逾耄耋的體弱老人，憑着一顆鋼鐵之心，一樁樁地完成女兒、丈夫的遺願，還不忘自己的創作，寫下一部部感人肺腑的作品。楊絳九十歲誕辰，曾借翻譯英國詩人蘭德那首著名的詩，吐露自己的心語：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我雙手着着生命的火取暖；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說楊絳)之八)

明天到哪裡去散步

現代人愈來愈重視休閒養生，晚飯後去散步已成為習慣，我也常和朋友相約一起去散步，我們常走的路程大約有7公里多。平和縣城本來就小，7公里多幾乎可以走半個縣城的包圍圈了。於是，我們經常會想，明天到哪裡去散步。又到了散步時間，老陳問：「晚上走哪條路？」我本想回答，這還用問嗎？走老路。轉念想，不如想換個方向，到鄉下去走走，於是就說：「那走山格吧。」山格是我的老家，離縣城不遠，大約5公里，來回10公里左右，我們已經說過好幾次要走走這條路了。於是，一拍即合，二話不說，上路了。沒想到那天晚上不知不覺我們大約走了16公里路程。其實有時候散步就應該這樣隨意才能體會到意想不到的心境，並突然有一種放鬆感。生活中確有許多事是無法預料的，也充滿不確定性，有時候自己想什麼要什麼自己也不知道，有時候正在做的事情也可能因為一句話或突然來的念頭而改變，真是不可捉摸，彷彿一切都充滿變數一樣。譬如今晚我們原本沒打算要來到這裡的，就因為老許的一句話和突然來的興致而踏上這條路。更沒有想到，當我們踏上軍民堤以後，一切計劃就全都變了，彷彿沒有回頭路一樣。我們好像受到一股神秘的力量牽引，我們正在趁着夜色走一條通往鄉村之路，儘管這是我小時候生長的地方，但我至少有三十年沒有走這條路了，莫非這也有某種暗示。正常情況下，散步原本是休閒的話題，一般是在生活區附近走走而已。散步原本也只是城裡人的話題，鄉下人是很少有人會散步的，因為他們白天忙的事情已經夠多夠累了，他們已經用不着去散步了。我們原本也只是想在縣城附近散步而已，完全沒有想到要到鄉村去散步。然而，今晚我們散步來到了鄉村。我們沿着黑暗的方向一直往前走，左邊是村莊、田野，右邊是河道、流水聲，不遠處有燈光，那應該也算是我們的方向。是的，我們就朝着有燈光的方向走。那裡曾是我小時候經常捉魚和釣魚還有游泳的地方，那是兩條河流的交界處，一條是九龍江西溪主河道，一條是我們正在走的這條支流。交界處那個地方沙石很多，因此那裡有個採沙石的小廠，燈火就是亮在那個地方。交界處不遠有一座橋，雖不很寬但通車沒問題，以前沒有不能過河。我們就從那座橋過去。走到這個地方我看下時間，我們已走了一個多小時，而這裡離我們的出發點最多只有一半的路程。老許說：「有很多人一定不相信我們會散步到這裡來。」小時候鄰村曾有三個小孩子被大屏山上的「蒙神」拐走了幾天，後來許多人到山上敲鑼打鼓才找回來。當我說出這話時，甚至懷疑我們三個人也可能是被「蒙神」拐到這裡來的。以前，這裡四野荒蕪，人跡稀少，令人生畏，如今，有路有橋，橋是那座橋，路是眼前腳底下這條路，是一條寬暢的水泥路，不過，還是有點冷清，周圍沒有人居住，路上只有我們三個人走在走，偶爾有一輛摩托車飛馳而過，蕩起了周圍的夜色。我忽然聞到一陣陣熟悉的花香，這才發現四圍圍種滿了蜜柚，此時正處於開花的季節，難怪花香撲鼻。同行中老陳是這方面的勞動者也是受益者，他種了幾千棵蜜柚，雖然不少還沒投產，但一年淨利已達數拾萬元，此外，他還開發出一種有機肥和生物菌，小範圍市場上供不應求，連中國第一茶王也要了他的肥料和生物菌，據此運作下去，未來老陳必是造富能手。當然，貢獻大於財富。平和地處九龍江西溪發源地，生態平衡和生態理念尤為重要。四周靜極了，大自然的音樂此起彼伏，那蜜柚花香蕩動着情緒，彷彿就是流動的旋律。此時此刻，似暗若明的夜色在腳底下被我們踏響，我們就像地球的過客或旅行者一樣，穿越在夜色和花香之中。其實我正是以傾聽者的姿勢在感受着這大自然的奇妙。我感覺家鄉雖然偏僻一些，視野也有限，但比起大西北那種開闊和蒼涼，卻多了許多溫馨和親切，尤其是這麼多年來的變化，確實大不一樣了。以前沒人走的地方現在有了寬暢的水泥路，以前四野荒蕪如今四處飄滿花香，以前村莊裡的燈光也是暗着如今連路燈也亮起來了，這就是家鄉的變化。平時有人總是在怨政府怎麼樣怎麼樣，我問問題肯定是有，但大方向肯定是正確而且健康的，這就可以了，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且開放時間尚短，有這種變化已是奇跡。路上我們經過了幾個村莊，我發現這些村莊已不是原來的村莊了。原來的村莊都沒人住了，舊貌換新顏，村民們新建的房子大都在路邊。路邊有一條小水溝。我選看見村口水溝專門設有村婦洗衣亭，解決了洗衣難的問題。據說那水還是從天馬山上引下來的，水質優良極小污染，住在鄉村比住在城裡好的地方或許就體現在這裡吧。此情此景，讓我回憶起小時候的往事，真的頗富詩情畫意。途中，老陳看見有人在路邊店裡清點包裝蜜柚苗種，於是就趨近觀看，我和老許也跟上，乍見那店主，我有點眼熟可一時竟想不起來，那人也很快認出我並叫出我的名字，讓我感到意外。仔細一想，恍然大悟，那是我多年前在舊城區開書店時認識的一個人，他和鄰居賣服裝的店主是戰友，這樣才認識的。這個「老戰友」長着一張「江湖嘴」很會講話，而且記憶力特別好，近十年前我隨便講的一些閒言碎語他竟能一字不漏複述出來，而且活靈活現，真是佩服之極。換成我，若非他提起，我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了，他還會很熟練地講出一些「子丑寅卯」，聽得有些人覺得高深莫測，又空惹一頭霧水，不知所云。

從他那邊重新出發，回到出發點至少還要走一個小時路程。不過，接下來的路程中愈來愈熱鬧了，不時能聽到幾聲狗吠。其實有狗吠聲更像農村，要不然狗們都變了，不分熟人不陌生人，見人只知道搖尾巴，這樣的狗還有用嗎？農村因為有狗吠聲而讓人覺得更真實，也更符合農村的特點，要不然總是會覺得缺少一些什麼。就這樣，我們一直走，沿途還是有說有笑，一點也不覺得累。路上遇上了有戲班在演戲，才知道前天是「二月二，龍抬頭」的日子，也正是孔子誕辰。外國人可能不理解，中國農村竟也有孔子廟而且每年都有紀念活動，這樣的文化底蘊和影響力足以讓他們產生敬畏，事實上也是，中國民間民俗向來豐富多采。回到出發點，一看時間，扣除半路停了一會，用了兩個半小時，這樣算下來，按我們正常的行走速度，我們大約走了16公里路程。我說：「我們今天走的路程大約把未來20年要發展的範圍畫了一個圈。」我相信是這樣的。他們也相信。許多人也會這麼認為，但這是次要的。到鄉村去散步，這是我們今天最有意義的事。相信，未來會有更多的城裡人想到鄉村去散步，哪怕他們和我一樣也是從鄉村走來的。從鄉村走來再走回去不是什麼奇怪的事，而且是必然會發生的事。嚮往自然，回歸自然，走向原生態，才是最樸素的情懷。明天我們還會繼續的。



網上圖片

名醫與文藝女星

山西男童小斌斌被他妒火焚心的伯娘硬生生地挖去雙眼，光明盡失，那個妒火伯娘隨即自殺身亡，男童仇深似海，有冤難償，幸得本港首席眼科名醫林順潮仗義援手，表示以今日之技術，可以救活男童眼內之視網膜，悉心照顧下可望恢復五成視力，小斌斌不必一生做不幸瞎子，惟望林醫生的妙手能回春，成功成為一樁好事。林順潮是香港眼科首席名醫，知之者恐怕不多，他是這十多年來義務在全國各地免費為失明貧病百姓義診的眼科醫院「健康快車」的醫療總監，十年來一直隨車遊走內地南北各地為貧病失明弱視百姓義診，贈醫施藥，不計其數。「健康快車」之總發起人是方黃吉雲博士，快車營運總負責人成龍，出力是一個強勁之組合。而阿杜和林順潮名醫相熟，又一洞悉他無私之愛心，則另有一段淵源。林醫生主持幾家公立醫院眼科的時候，曾主動要結識阿杜，原來出頭的林醫生，心中仰慕一位音樂文藝女星甚久，惜無緣結識，一直引以為憾，林醫生一次借幫成龍主理「健康快車」時和成龍所接觸，得以結識阿杜，求代為介紹識佳人，申明表示仰慕之意，而「見面禮」是林醫生自己一本著作《醫者深恩，佳人當時剛得金馬獎不久，片務極忙，因此收書收信沒有回音。高潮的第二棒是當年林醫生被醫務衛生界特選為香港眼科代表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世界眼科大會，會期十日，林順潮醫生其中有兩天空閒休息，他亦剛好得知佳人此期間正在北京拍戲，希望借此空檔能在北京相會結交，於是毛遂自薦央求一見，但終未能相見，林醫生又一次失望，一年之後就和一位女同學結了婚今次他公開要為小斌斌治好失明女同學日日見報，阿杜為結識此仁義名人而與有榮焉。

隨想 與國

想不到教師租口罵警員的事件，學校開學了還沒完沒了。事件本來就很單純，只是原來該教師有政黨背景，引起了反彈的力量就自然大了。所以開學第一天，就有團體組織到教師任教的學校去抗議。

路地觀察 湯禎兆

宮崎駿說過，親子關係是他很關注的題目之一。看他的動畫，不難見到以上的關懷——以及他對「家長心態」所持的立場，這一點在《崖上的波兒》(二〇〇八年)甚為明顯。《崖》裡沒有什麼大主題，或蕩氣迴腸的啟示，但作為家長細看，不難見到內裡的重要訊息。故事講述波兒為人面魚，游到岸邊被玻璃瓶卡住，得到五歲的宗介拯救並守護，繼而愛上他，去到最後的一幕，是波兒決定要做一個百分之一百人類，這生也和宗介一起。然後，便是難忘的一幕：家長商討決定是否可行，波兒後為他們算算未來的問題(因為波兒要變人類要付出代價且不能回頭)——只有五歲的他們戀愛了，但十五歲的他們還會繼續嗎？他們真的能一生一世嗎？作為父母，他們該怎樣給意見，或者是否真的容許這件發生呢？結論是，他們相信他們的決定，讓二人「共譜連理」。

出口成讎

這本書的開篇，是「出口成讎」，引用古代著名數學家畢達哥拉斯說的「我媽媽的怎麼想出這道理的？」真是幽默得很。根據書中所述，讎語雖然自古就有，但號稱「記錄英語中每一個字詞」的《牛津英文辭典》，卻也要到一九七零年代初，才開始收錄英文中的「四字詞」，即是讎語的詞，經過長久的道德上的考量才決定了。而美國藍燈書屋的辭典編輯也為此讎語困擾了幾十年後，直至一九八七年才收錄在辭典內。二三十年前我初到廣州觀察兩岸將要開放探親的情況，在街上聽見的話，真是出口成讎，不管男女老少，人人中都是如今說的粗口，似乎是廣州人的口語。但如今到廣州，想聽那些粗口就難了。這是進步。香港當然有人在日常生活中加入讎語成為生動的形容詞，沒有顯示讎的意思。但像女教師那樣使用英文的「四字詞」來罵罵，那就真是出口成讎了。

育兒電影 (上)

積極不騷擾，是宮崎駿想說的。日本的小孩很獨立，很有秩序，一切與「信任」有關。五歲時的愛情抉擇，在現實世界裡似乎真的不能盡信，但這樣極端誇張的情況，在《崖》裡只被描繪得平平不過。我想起細田守的《狼的孩子雨和雪》(二〇一二年)，也是關於半人半動物的角色，與人類相戀的故事。當中媽媽與人狼結合，生了兩個小孩——雨和雪。但不久爸爸去世了，只剩下媽媽一人，繼續森林之王的生活，看顧山頂上的生物。媽媽起初不願意，說雖然對狼而言，十歲已是成人；但對她來說，他仍是個孩子。後來，雨終於出走，媽媽接受了，因為在夢中看見人狼的丈夫，安慰他說雨應該沒有問題。之後媽媽還住在山中，偶爾聽到狼叫，心安地微笑。在這兩齣電影中，也是見「放手」的育兒之道。片中孩子到成人間認可的「成熟」年齡，但行為卻予人信心，就算未能歸納為民族特性，也可以電影劇情為鑑，令人反思適度「放手」及「信任」，其實不是關乎孩子的年齡，而是來自父母尊重兒女的心態。